

三續金瓶梅

卷七



三續金瓶梅卷之七

訥音居士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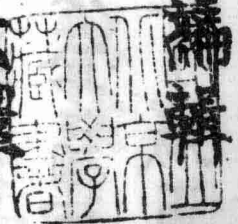
第卅一回

二優童任意縱橫

濟南府婚成大禮

荒言莫叙

話說西門慶遇了大雪在長蛇嶺住了三日
好容易天晴了驢夫說走過了起程罷官人
叫進福仍跟回去夫妻父子代着送人過了
山至晚投宿才会着了李陞揚安又行了几
日這日到了濟南府交界早有歷城縣上
丞代領衙役三班在驛站交界外迎接進了



手本還有教官四衙也遞了手本西門孝下了馬大家見禮一齊進了公館早有办差的伺候領食草料不必細說次日起身又行了兩日離府城不遠有雲叅府道台知府千戶百戶率監生員都在金亭驛館迎接西門孝與官人下了馬進了驛館與岳丈見禮又見了本府本道打躬長揖西門慶也見了禮兩親家叙了空溫獻了茶少坐片時外邊早有衙役三班預備了大轎黑紅帽旗銀傘扇伺候多時西門孝跣起跪接印要柴進了城再

叙罢出了驛館上了大轎喝道鳴鑼上任去了。這里官人在金亭驛館與雲里守叙話。眾官都進城去了。雲里守道在報上見了我說：是女婿果然不錯。親家就親更辦的好。但我實在短禮也是越省之故。諸乞乞量。官人說：親家多心。你我是把兄弟。又結了親。有什麼說的正。說着。西門孝晏人來接官人。說大老爺接了印了。差小的們請太老爺太夫人進衙。出息官人說知道了。與雲里守一齊上馬。月娘上了轎子。不多時進了濟南府城。見好。

一個省分三街六布各行買賣俱全人山人海都看新官到任又走了條街市來到了縣衙只見門上罩着塊匾上寫斗大的歷城縣三個大字又見黑紅楊子閃了閃進了儀門兩邊是科考進了大堂腹潤才來列二堂過了二堂才是卧房兩邊廂房是廚房茶房各處懸花結彩新貼的對聯大官人与雲叅府在二堂坐下門子獻了茶西门孝又与官人岳父行了礼下首坐下叅府说你我文武英雄我才說的話此處是个冲繁疲難的要

跌渚事要小心案件要公道府道都与我好
有什么难办的事告沂丞我自有道理别矣
他嘱我回去了安顿了日子多着呢说罢了
辞出门官人与西门孝送出暖阁回来到了
卧房见了月娘行了礼又列书房与聶先生
问了安又有府道来拜都有领食礼物谦至
书房坐了一会说了此地理情形西门孝道
了谢二官告辞送出府道又有县丞四衙率
监生员来拜都收了手本西门孝忙着上了
轿过了门摆开执事喝道鸣锣拜客去了列

了恭府道台知府衙門又拜了具丞四衙教
官千戶百戶各衙門正亂了一日至晚回衙
才用銀歇息出頭了行程消堂点上灯炷管
人夫妻父子都乏了丫環舖了床各自歸房
出歇不題且說春梅自從西門慶起了身就
把春鴻留在樓上辦理家務白日里支賬
目晚夕留在樓上過夜一黑了就開了院門
與春鴻全起同坐每日晚上撰徑連楚云也
挂拉上了三個人打的如漆似膠但願官人
一旱不來才好一日春鴻喝醉了與春娘蹠

下说兜子有句话说春娘说你该什应春鸿
说今日我也要李个连床会不知娘你依不
依春娘笑了说你这囚根子越发胆子大了
你与楚云偷笊摸嘴我不说什吗就罢了还
敢说什应连床不连床春鸿说好亲娘咱们
乐一乐春梅虽嘴里如此说心里吧不得一
声兜呢说你敢把楚云拖进去我就依你春
鸿你着淫性说这有何难把楚云拖往要往
屋里去楚云臊的红了脸打挺豎直立那里
肯依把头髮都滚散了着吐沫唾着说这小

兔子疣了娘还不打他叫他上房春鸿的侄
也闹上来了那里管得把楚云刮了个精光
只穿着大红珠裤鹅黄的兜肚褶花汗巾
襯着丁香小脚兜还与春鸿支持把春鸿按
在地下把他的衣服也刮了露出一身白嫩
肉穿着月白袖衫大红汗巾褶花兜肚代
着一个鸳鸯香袋二人滚在一处春娘看着
笑成一团说楚姐那不算把他都给刮了
楚云才要解他的汗巾不防春鸿把楚云的
裤腰拉开了楚云臊的搭下春鸿往屋里就

點被春鴻趕進來春娘也跟來看熱鬧春鴻
就把隔看開了不容分說把春娘也剝了拉
到床上楚云要跑被春鴻拉住胳膊按在床
上半推半就三個人帶雨尤雲狂成一處春
梅又把西門慶的三元丹給他吃了一丸把
春鴻燒的下身火熱不由翻江倒海顛歪倒
鳳把二人鬧的吁：氣喘香汗淋漓都顧不
的了直狂至日落飯也未吃連上夜耽腰片
時復合雲雨三個人都在少年狂至四更各
逞精神雲行雨施方醒自此更熱了每日三

个人寸步不離不在話下再說文珮見春鴻
搭上了春梅这小優兜心如火熱與金寶
有首尾一心爱上了秋桂搥弄得手这一日
信步走入花園可巧遇見秋桂從里往外來
文珮說姑娘那里去了秋桂說管我嗟我你
哥上去了文珮說誰是我哥上秋桂從袖子
里掏出一個白兔兜說這不是你哥上我買
了一對不知什麼時候這一個跑到花園里
來正找了這半日才從太湖石窟窿里掏出
來了这个小鬼子陶氣的狠他准是想他爹

了文珮笑个不了你骂的巧说我问你一句
话秋桂说什么话文珮说你瞧见藏春坞的
红耗子么有秋桂说别说瞧活了世界上那
有红耗子文珮说我也说么有前日我与春
鸿特意去瞧不但是红的都有一尺多长你
不信跟我瞧去秋桂说这列是个什么样兜咱
们就走于是二人过了山洞来到藏春坞秋
桂说在那里文珮把门帘上说在这里么呢
秋桂这才明白上了他的当羞的面红过耳
说你这因根子痴了看有人来文珮说好妹

妹想殺我了你行个好罢秋桂說我不好罵
你爹不在家你們都要成了豬了你看春鴻
小兒糕子天天在二娘樓上眼熱了今日你
這小娼婦又來纏我豈可不像楚云招漢精
鬼似的招着我打文珮說我情願意叫你
打殺了想出去不能于是不管青紅皂白把
秋桂按住硬會巫山秋桂要嚷文珮捂着嘴
哀求先前還扭別着不從後見他救語柔情
拗納不住只得半推半就樂極情濃越看越
愛原來秋桂是個端正女子玄朝常與春鴻

文珮在一處從不正眼看着他就是甌閩頑吳
也不過仗伴中取笑而已從去真心故此不
甚理會今日因前緣挂定臉對了臉才細看
出文珮的好處秋挂動了怜愛之心才實意
貼在文珮身上說我今日從了你干爹不可
壞了良心已休我也不罵你了斷不可告訴
人文珮說不勞囑咐我知道兩意相投百般
恩愛二人海誓山盟雲雨已畢秋挂繫了裙
子先出去了文珮看美人也踏出來出了角
門往去房里去了話分兩頭單從西門孝列

了任過了十餘日大官人騎馬來拜雲裡守
門上通報雲叅府出迎讓至書房叙禮坐下
內司獻了茶西門慶說今日特來商議娶親
之事早些办了我还要回去哩雲裡守道親
家那里定了日子我这里俱已齊備了官人
說我們看了冬至月初三日是上吉嫁娶不
將吉日定于本月廿五日遇禮好不好雲裡
守道好極了就是的說着叫人搭了棹子摆
上山珍海味南北筵席讓官人上坐雲叅府
作陪把汪來斟雲裡守道咱們是旧日的第

兒今出都做了官不可太客套了我這里脩
些雜查一切費用都在小弟身上官人說既
如此多謝盛情又敬了一會上了割刀點心
吃了飯遞上茶來只見月窗上一片竹影遠
遠有鶯啾之聲官人說意外是何所在恭府
道是我的小花園親家高性何不看上官人
說正要賞鑒二人出了書房進了鑽山門沿
邊便是進了花園門里边正是隆冬景况有
几叢甚寒幽雅只見太湖石松竹梅桂仙鶴
麋鹿像軸古画走了好一会過了花神廟來

到一個亭子上只見堆著一塊山子遮圍都
是梅花紅白相映甚實有趣二人進入里面
四面都是玻璃窗戶放下簾子來洵處里噴
香伴當獻了茶官人見架上詩書牆上字畫
從親家太樂了有這等好所在夏天還不知
怎樣好呢雲裡守道夏天還去春天好我這
一片查查番楊柳甚實茂盛開了花十分可
觀又叙了回教話官人說我回去罷還有事
呢雲裡守道既有事不敢強留二人步出花
園送出暖閣西門度回衙去了來到沁堂見

了月娘把前段话说了一遍月娘说就娶在这屋里咱们挪在罩房里那里又干净又暖和我说着西门孝退了堂月娘将定了月外初三日娶亲之事告祈的白西门孝道父母定期谨遵严命话不可重叙到了廿五日官人下了四套衣裳雨肘巾面还有铺盖被褥袍带天弓棉花羊氈等类雲裡守次日又清女婿赴席叫了一台戏连西门度月娘都清了去大摆筵宴坐了一日到了初二日恭府送了十六个皮箱还有床帐桌椅根基架古

董玩器冠袍帶履摆了半街衙門里結彩懸
最夫摆恁席請了府道四衙門丞教官還擺
搭了一个大戲台叫了各班大戲守府千戶
百戶圍練送到了嫁粧坐了席吃了掬門杯
回去了這里開了戲園堂歡樂六房徑丞主
薦代領衙役三班叩了喜直吃至日落西山
是晚這里用八人大轎全付執事十六个灯
籠十二个鼓手月娘娶親三更天請雲小姐
上了轎两个陪房雲夫人送親灯球火把將
小姐娶到吳衙拜了天地西門孝揭了蓋頭

一看見這小姐真有沉魚落雁之容，削月羞花之貌，就只零糖色身子，畧胖些，西門孝甚喜，暗想：此人美而豐厚，必主大貴。又見兩個侍女，則是打圍一般，都有十六七歲，心歡喜，到公雲裡，守只有這個女兒，愛如珍寶。只見他渡春，待小姐說：「一不教奉二生他的時候，天降細雨，故乳名叫甘雨。」兒今年才十八歲，自知讀書詩詞，琴棋擲子，都是好的。女工針指，去所不會，且又性格純良，賠了來的女兒，一個叫青鸞，一個叫丹鳳，都是小姐自知。

伴讀的了環兩個都是干伶百俐且會揮唱
歌舞西門孝見了怎不欢喜天賜了前邊洲
了大截家官都來賀喜二堂上調劑桌椅上
了四平八穩的筵席西門孝斟了酒大家洲
杯暢飲小戲唱完跳了加官放了賞洲了胃
子上了割刀點心吃了飯茶罷至晚衆客散
去西門孝入了洞房月娘與喜婆打發合盃
坐了帳吃了子孫符上長壽麪月娘回房去
了喜婆伏侍新人上了床代上隔扇在窗外
听喜半响听的甘小姐哭泣又听的床响喘

息之声喜婆猫列單房見了月娘道喜說娶
着了月娘說怎反喜婆說我在那里听了半
日只聞得小姐哭泣總無所見說話又半會
才聽見床响喘息之声豈不是大喜月娘說
恭府的千金有什应差遲你乏了歇着去罢
一宿脱景不題到了次日我人下床青鸞丹
鳳伏侍着梳洗雲夫人來了上了頭冠帶已
畢代出來与官人月娘磕了頭拜了堂摆上
了緣飯月娘讓親家母坐了席外边鼓樂齊
鳴吃了飯雲夫人告辞母女难割难捨囑咐

了好少的話才出了房門月娘進了摘門盅
就親去了這里潤衙歡慶大擺筵宴不在話
下這一來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卅二回

女戲班蜂狂蝶浪

遊行院二童吃釘

潤詩不錄

却說春梅與春鴻打的火熱與楚云三人纏
成一團這日春鴻與春娘要了二十兩銀子
這小優兒一心不足搭上文珮兩個人白日
里花街柳巷胡串晚夕不是在春娘樓上纏

饒就是在書房與文珮私合二人每日吃的
是酒三分醉這日二人商量着要到獅子街
女戲下露遊上二人穿了衫衣搖了擺了到
了那里老板認的是大官人的伴童怎敢怠
慢二爺長二爺短百般迎奉叫美姐與三元
陪着擺酒四人對坐拿了樂器來彈唱昆腔
小曲春鴻代着美姐文珮代着三元真像兩
對美人飲了一会酒春鴻說爹不在家怕你
們想他我們來與你們接短要好好的叫我
們樂上要待慢了爹回來你們不為便宜美

姐说上那里的话二位小爺是爹的什应人
我們敢敬錯了不是說我們只是爹色着咱
們列是親人說的二人大喜文珮叫三元坐
在懷里一遞一口吃汪春鴻拉着美姐的手
说上关上文珮说咱們今日打个官舖好不
好春鴻说就是那才有趣兒又飲了儿中美
姐说这个中子不清事咱們飲个套杯叫老
毛換了套杯只見杯上面的都是春意二人
大喜自小杯飲起还未到酒杯二人还有八
分说咱們照这个式樣看他們会不会二人

把美姐三元拉到屋裏春鴻利了美姐文珮
利了三元二人也脫了个精光四个人像一
本冊頁男女都賽野園兜配着红录兜肚三
寸金蓮白臉紅唇恰似巫山佳境别一洞天
叫老毛洵上添了一盆炭火放下簾子来春
鴻与美姐願鸞例鳳願要文珮与三元鳳友
鸞交洵笑四个人裡成一霎萍水相逢如漆
似膠此活恁清美事不出道理二字他四人
都在癡年春鴻文配又生的好嘴好眼且終
日跟着西门慶孝的干般風月柔種輕狂美

姐与三元怎不欢喜翻江搅海湧浪番波直
狂了两个时辰少睡片时两个醉人把他二
人晃醒了復整旗鎗一場大戰闹了个一床
云雾香汗淋漓春鸿文珮軟睡化翰了个
汤盘看了看天不早了才下了床穿好衣服
老毛端了茶来二人喝了定了定神说日已
落了看濶了门咱们回去罢说罢二人啣了
六面银子回家去了春娘正盼着只見春鸿
進來春娘说你往那里去了春鸿说一个朋
友邀我吃酒就隔了半日工夫楚云说信他

的话不知往那里浪汉子去了说罢摆上酒
三人共饮只喝了两三中就因眼朦朧楚云
在春娘耳朵上说别叫他等他睡着了自有
道理说着春鸿睡着了春娘说怎好收什他
楚云说咱们把他抬进去验上春娘说正合
吾意于是叫玉香帮着三个人将春鸿抬起
酣睡如雷上手一脚抬到床上春娘动手刺
了个睛光才要验着春鸿惊醒说你们要怎
么着既刺了我你们往那里跑说着不容分
说把二人也刺了拉入被内缠成一团玉香

得便代上隔扇跑了福分而且说秋桂自
得与文珮相会一次每日只想着他就只不
得方便可巧这日蓝姐与二姐兜宿耍了半
日二姐兜单要跟着报睡将点上灯蓝姐就
代着二姐兜躺下了叫奶子秋桂你们也睡
个早竟兜秋桂说芙蓉客兜早睡了我去关门
蓝姐说睡去罢秋桂得便把隔扇倒掩出了
院门一直往书房里来一面走着心中暗喜
说这是天缘凑巧笑嘻嘻上来到书房只见文
珮一个人打帘了铺盖卷以朝里躺着秋桂

捏手捏脚坐在床上推了他一把文珮嚇了
一跌見是秋桂喜上眉梢说你送那里来秋
桂说我想你非止一日今日以空鬼将来
你问春鸿在那里文珮说他有好地方去了
自爹出了门那一夜在这里秋桂说他往那
里去文珮说你还不知道呢他与二娘那里
搭上了每日只在楼上吃喝弹琴不闹了
秋桂说我怎应不知道故意的问你文珮说
今日你来的巧这里无人来跟着我睡罢秋
桂说不是俺娘睡的早我如何能来你把门

閨上咱們自在自在文珮忙淘了門說還有
吃喝呢出隔上取下一壺酒來火盆裡添上
炭還有兩色干菜子一色灰子兜一色按蔬
仁把酒溫了笑有碟子就着紙色兜二人對
飲文珮說爹去了廿几日了好歹的別來才
好但願多耽慢些日子咱們多樂几日要來
了就難了秋桂說就是來我也輕易出不
來提了遇了巧咱們才得列一妻我家娘管
的太緊不像二娘六娘的了頭由着性兒你
可怕什麼不見我還有六娘呢文珮說這是

那里的话秋桂说你别哄我早就知道你们
有首尾前日在玩花楼下亲眼目睹你与六
娘做什么来文珮无言可对说你怎应瞞见
了我桂说打发了晚饭忘心走到那里听见
楼下有人从窗缝兜一着原来是你们二人
弄鬼一个像急报见肉一个像偷油的耗子
瞞了个是性我才回来了文珮也笑了说既
你看见不必瞞你干系不可告诉人秋桂说
君子不夺人之美与我趣事咱们喝过罢又
饮了雨中文珮说别喝了留雨中咱们躺下

喝怪冷的坐个什吗勐兜秋桂说狠好躺着
喝暖和于是二人脱了衣裳把灯放在炕桌
上上了床鑽入被中斟上酒一面唱一面頑
耍每人才喝了一中酒就没了文珮说咱们
俩口子睡罢秋桂打了他一下说小兔子越
发好了谁与你你是俩口子文珮说你不与
我是俩口子怎应跟着我睡秋桂名言他二人
打牙訕嘴多盼文珮等不的把秋桂按住不
免郎才女貌鱼水和偕正狂了半夜睡不多
时文珮醒了又与秋桂暖床垫被亲近不了

把秋挂溜的舌尖冰冷香汗滴床鸡叫了方
罢忙起来穿好衣服秋挂说起去亮我去罢
文珮难捨难分无奈开了门秋挂看去人一
溜烟兔就跑了少时春鸿进来说你到起的
早今日无事咱们吃了饭逛上去文珮说往
那里逛去春鸿说咱们到院里去好不好
爹在家不叫出门他们常在那里我提笔去
过我狠爱韩金钊你爱那一个文珮说我爱
董驩只不认得他们的门春鸿说你太痴
了到了颺春院还愁是人代了去文珮说既

如此快吃飯咱們就去說罷忙著吃了飯茶
也不喝二人出了大門往院裏來將進了院
門早有幫襯的認的春鴻文珮說二位遊來
了要往誰家去二人說我們要到韓家董家
遊上幫襯的說二位跟我來小的送了去春
鴻文珮大喜跟着他走不多時說這就是韓
家董家与他一牆之隔二位畧站上等我叫
出人來說罷進入裏面說有客來了鴛子答
應還出來說二位裏面坐幫襯的說二位進
去用小的叫一聲就來二人進門直入房中

坐下鴉子沒有客來了。姑娘快來。韓金釧答
道：「走來一看，大家笑了。說我打量是誰原來
是二位小爺。說可見是爹不在家。若不出請
也請不至先遞了茶。忙叫鴉子擺過春鴻說
我們兩個人你一人那里烤火的過來。還向
把董姑娘叫了來才好。金釧說更好了。即叫
人叫董姑娘去。這里二人滿屋裏細看。只見
是三間廂房。糊的雪洞兒。一般外間設着桌
椅。火盆也有字面。盆景裡。間設着床帳。被褥
衣架。櫃台。脯臉的熱氣。滿屋裏噴香。少時董

嬌兒來了道了萬福四人入了坐擺了十二
個菜碟子把酒來斟董姣兒說今日是天緣
奇遇想不道二位光臨春鴻文珮說渴想多
日將來打撓經過三巡拿了琵琶來二人彈
了一回各唱一曲春鴻文珮甚喜叫韓金釧
董姣兒揲着旁弄喉嚨自唱自飲叫表子推
近身邊春鴻代着金釧文珮代着姣兒又唱
了一回越看越愛一对一口的吃酒又猜了
回拳都是春鴻文珮輸了彼表子一連灌了
几中酒又見他百般迎奉那里受得把他們

代列屋中蜂狂蝶恣蹀而尤雲狂了个不亦
樂乎金釧与蛟兜爱的受不的拿出平生的
本事来二人那里当得起跑出去来笑成一
团光着脊梁又进房穿好衣裳正在拉上
扯上之河只听外面来了两个人大声道什
么人在此还不出去春鸿文珮从窗子眼往
外一瞧见两个人凶眉恶眼宣拳擗袖走进
来连叫犍子不犍犍子嚇的乱教说二位爺
息怒不干我事你老進去瞧二人说你们只
是道傍的驛有錢就騎他們祖兜俩原是教

我们色下的谁许他接人快给我赶出去春
鸿文珮大怒从屋里跳出来说你们是什么
东西要赶出谁去二人一看是两个泼生那
里放在眼里说我们不打你就是造化还敢
出口伤人还不滚出去省的太爷们动气春
鸿文珮潮言大骂说你滚上我们是谁二人
那里受的只气的连声喊叫输拳乱打说我
看你是那班里的小旦人家不要的鬼子太
爷高興挂的着你敢与我们撒野说着又
扑了上来春鸿文珮那里支持的住说敲尔

不過奪門跑了看官說了半日還不知這兩個人是誰一個叫魯華外號草里蛇一個叫快勝外號過街鼠二人是本地的土豪發了此外財都是沒良心的錢所以眠花宿柳聚賭窩娼色占着韓金釧董狡兜非止一日今日見春鴻文珮在此從去見過如何認得故此氣的爆皂如雷打了一架兩個表子嚇的面如土色拾草裡蛇過街鼠跪着說二位老爹息怒這禍惹的不小二人連忙搥起說誰惹了什麼禍表子說你們太歲頭上動土

吃不了要攪着走呢还说我们胆子大接了
别人才打的那两个人是谁二人说不認的
金釧較兜个说他是西大官人的侍童一个
叫春鸿一个叫文珮谁敢惹他草里蛇说坑
了我了過街鼠说我的眼睛瞎了要知道是
二位旧上我们吃了煞心豹胆也不敢惹他
就是往我们家去看見也早溜了过可怎应
好咱们可活不成了越说越怕只急的汗似
蒸笼表子说悔之晚矣只可听命由天罢你
们二位先别出去听一听再作道理二人去

言依以嘆氣說着只听外面叫門鴉子開了
門見是四個捕快公差提着鉄鎖拿着印牌
說快叫魯華烤勝出來老爺堂上立等對詞
鴉子聞听慌就冒了忙進去告祈二人魯華
烤勝也歎了半晌才回過氣來只听差人等
不約說不用枉死兜滾出來罷二人藏在門
外頭渾身打戰公差大怒闖進廂房從屋裏
掏出來不容分說鎖了去了原來春鴻文珮
被兩個兇棍打了一頓足足重傷絞皮嫩肉
也賺了幾塊青腫氣悶不過二人跑到提刑

所見了烤二官一五一十具實告了一狀春
鵬原伺候過他又是大官人乃疑的人豈有
不偏着他的說這兩個人太可惡了却差了
捕快詢知是魯華烤勝火上撿油故此鎖拿
到案烤二官立刻陸堂把兩個人伏上月台
跪下烤二官說你們就是本地土豪有名的
光棍本官不拿你就是造化還敢大鬧行院
妄故傷人甚實可惡与我拉下去先打四十
板再問青衣喊堂不容分說當堂按例每人
打了四十大板只打的皮肉從口叫青天

饒命烤二官說麗春院是本具的官妓去人
不控你二人胆敢色占不許別人出入是何
道理草裡蛇過街鼠只是嗔以說知道必改
烤二官又問說本官新法還敢欺人不敢二
人叩頭說再不敢了烤二官說也甚麼問
的伏下去把袖巾看兩面大枷上繫了棘門
示衆說罷退了堂衙役將二人代出代了長
枷示衆去了這聖春鴻文珮打了上風官司
與文珮給烤二官磕了頭回到家中二人未
列出房對說已往之事又是氣又是笑氣的

是笑中不是笑的。是有名的土豪叫他们治
伏了文珮说：这列好了。明日咱们再去管保
去人惹你。我由着性兜乐罢。就只身上疼春
鸿说：我也是如此。古语云：能在花下死，做鬼
也风流。二人越说越有趣，大笑了一回，竟互
了躺在床上睡了。不在话下。这一来，毕竟又
当如何，再着下回分解。

第卅三回

普静郎途中点化

家親友圍拜接風

荒言莫叙

話表西門慶在歷城與西門孝完了婚過
了满月与月娘說大事已畢我也該回去了
甘小姐深知公婆在上干山系水為兒女
列此那有才完了事就回去的理官人道日
子也不少了我是官身子难以久留說着西
門孝退了堂甘小姐將公婆要回去的話說
了一遍西門孝道斷矣此理想是兒媳缺了
孝道父母如何捨的官人道說那里的話我
們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在这里你母親是閑
人我的事多着呢如何住的住西門孝說爹

爹說的是官差要緊留母親多住幾個月
慢工的再去月娘說也罷你先回去過兩
月再來接我官人說就是的商量已畢官
人定于次日起程拜辭了雲里守澗城大小
官員次日與中大擺筵宴仍叫了一台大戲
眾官都來荐行正吃了一日酒叫玳安王
徑收什了行李留下進福進祿伺候月娘
雲裏府送了一分路飯四匹馬府道也有
禮物父子正說了半宿話不忍分離甘小
姐脩了一分清幽的書信西門孝也有一
分叩喜的稟帖

備了二百兩銀子吃食路菜正忙至四更官
人睡了西門孝才安歇到了次日官人辭了
月娘甘小姐各逸了三杯酒戀上捨送官
人出了暖河上了馬西門孝與聶先生全行
出了城來到十里亭早有雲叅府與謝城的
官員在那里送行西門慶下了坐驢眾人迎
了淫父子親家洒淚而別官人上了馬玳安
引路王徑與驢夫驢子跟隨說慢在了加鞭
頗覺竟鋪清河具大路而來走了几日過了
長蛇嶺只覺天空地冷涼風拂面少不的飢

冷渴飲驍行在宿牲前奔走这一日正走中
涧只見一个和尚往看官人稽首说善哉善
哉官人一看認的是普静長老連忙下了馬
说郎付往那里去長老道久等多盼有些要
话将来見你官人说不知何事願闻長老说
随我来列洞中自然明白官人说洞府在那
里長老说不遠過了山坡便是于是二人上
了山坡是一片松林出了松林列了一个所
在好一座洞府只見山峰叠翠松栢叢生隱
着古洞涧水瀑上白雲霏上過了石橋進了

洞門繞了幾個灣子見一個大石旋中間一
個石床上前一個石桌上上放着几卷經兩
部畫一個香炉一個木魚別無他物長老膝
入里面二人在蒲團上坐下從後出來了兩
个道童獻了茶禪師道並無別事貧僧有兩
套書不知你愛看不愛看官人說不知什麼
書老師指教禪師從桌上取來從那此書請
看官人接來見一部寫着泰同契一部寫着
悟真篇度淵看時兩部都是道書道此書何
用長老道你那里曉得此書玄妙因你塵緣

將功尚有清福貧僧送你悟去少不了長生
之體若不醒悟到那時恐有性命之憂限你
五年限汝會有期不啻坐了看悞了正事說
罷閉了二目再不言語了官人還要細問奈
長老入了定了無奈向上拜了四拜自己辦
着書也無人送出了洞門回歸旧路走出松
林下了山見了城安王徑將到了洞府得了
兩套書的話說了一遍二人接了也不在意
上了驢子說天不早了趲路罷官人上了馬
杖領從人上了官塘大道話不可重叙又走

了几日来列清河县交界投店住下玳安
说爹不先着人回家送个信应官人说你说
的是就着王径先去问象娘们好说我一路
平安王径答应前跣去了去了两三日来到
家中王六兜先迎出来王径先到春娘楼上
请了安说爹昨日就到大娘还住着呢叫小
的先来送信象姐姊妹都来了问了大官人的
起居得知一路平安象姐不欢喜独春鸿文珮
老大的不愿意王径又问了象丫鬟丫环好
还代了些土物分与象人都与王径接风不

在話下到了次日西門慶到了十里亭早有
賈守備扶提刑旂圍練吳巡檢在那里还接
官人下了馬叙了半温接来的衙役三班跪
了頭官人说家位多礼实不敢当到城中登
門謝步挽罢了馬喝道鳴鑼進了清河县
城来到家内衆姊妹接到儀門都吊了几点
淚春娘拉着官人的手進入里面说昨日王
狂回来说今日来也弄别的叫他们在燕喜
堂備了点酒兒叫了李桂姐吳銀兒与你接
風官人说又生受你说着来到燕喜堂藍姐

屏姐黃姐金姐都与官人道了喜家了環僕
婦与官人嗑了口楚云迤上茶来官人另瞧
了一眼说我先行了礼再喝酒罢于是先拜
了祠堂又拜了佛堂这才入了坐李桂姐吳
銀兒与官人叩了喜说不是我们也接出去
了怕遇見人我们在這里藏着呢上了南北
碗菜春娘先迤了汪家姊妹各换了中大家
坐下玳安说韓主管与来與兒与爹嗑口官
人说知道了上了小吃点心李桂姐吳銀兒
与三个家樂揲唱起来閨堂歡樂官人说我

不在家矣甚事罢春娘说老规旧例有什么
事连狗毛鸡翅一样照旧蓝姐说娶的就媳
婦好应官人说娶着了不但人物好極好的
脾氣还賒了两个了環我还忘了兒子媳婦
都有书札与你们叩安正说着玳安回报衙
門里官吊来拜小的答应回去了少時吳二
旧喬大戶来了官人只以迎接讓至书房春
鴻文珮递了茶又有謝希大会了常峙節賁
第付孫天化從實念白賚光也来与官人接
風都与西門慶道了喜叙了空温正乱了半夜

日大家散去官人復到燕喜堂才測怀暢飲
正飲中聞只見對過玩花樓上落着两个鵲
雀望着官人連叫數声官人说鵲雀噪上定
主喜事藍姐说我猜着了别忘在二娘身上
罢我們算着二娘是不久的月子与爹养个
小哥兜豈不是喜春娘说我也不明白了人
家代了身子不顯眼我这身子重的狠藍如
玉说姐上也防着此風火事别当兜戲说的
官人也樂了又通飲了一会说了些在路風
霜又说此月娘母子離不測不能来的话李

桂姐吳銀兒又唱了一回拿上飯來吃畢天
曉了兩堂点起灯燭西門慶說我乏了咱們
歇了罷說罷跣起金春娘往樓上來楚云換
着官人上了接玉香遞了茶也忙唱說咱們
睡查查春娘說也扎掙着些怪實拉上的忙
什嗎官人那里尋得拉着春梅楚云進了暖
閣從咱們躺下說話兒今日可要撈稍了春
娘聽了一眼三人解衣上床遠離勝似新婚
郎才女貌如魚似水相親相愛正纏至四更
方睡到了次日同下牙床梳洗已畢官人墊

着二姐兒先列藍姐房中又列各屋裏看了
二回來列書房想起藍太監的好處即修書
一封着來與兒催了頭口拾了二百兩銀子
連盤費順便販些絨線打發上南京去了分
派已畢叫玳安備了馬代了胡秀衙役三班
往各衙門拜客去了去了半日回家換了衣
服又列藥舖袖襪舖與賣四韓二算了一回
賬目至晚回家往藍姐房中來秋桂接了衣
裳擺了送官人與藍姐對坐把酒來斟飲了
一会奶子芙蓉兒把了二姐兒來與官人清

了安抱在怀中说早晨未能细看两个月未
見長了許多衣服都短了蓝姐说怪语孩兜
好养債难还再過十年就要錢说着还到了
半酣眼眯着两个玉人那里受问说咱们睡
竟罢也叫秋桂跟着腰蓝姐说这人喝急了
恐怕不醒本于是三人共入罗幃不免早苗
乃雨颠鸾侧凤花上凋绣被中恩爱不必细
说话不可重叙自西门庆到家一夜空洞第
三夜是葛翠屏第四夜是黄羞花第五夜是
馮金宝按次歇宿这日在金宝楼上睡至日

出三竿才起来梳洗已畢有李銘吳惠与官
人叩喜又与家姊妹请了安李銘说爹的干
女儿说甚甚孝敬那日治了一桌泾清爹遇
去坐上叫吴大姨作陪唱几个新曲兜孝敬
爹官人大喜说又生受你们了那日必去留
下二人吃了饭告辞去了到了次日官人叫
胡秀偻了马代上眼纱往院里来搗子与官
人磕了头李桂姐吴银兜接出房来迎门设
着桌椅让官人上坐二人下陪上了五湖四
海的席面二人逐了酒全席消饮桂姐说爹

去了两个月想殺我了妄以為敬我們新排
了几个代鞞兒的曲兒唱与爹听上說罢揮
起琵琶來按声嫩語每人唱了一个果然清
新美耳把西门慶喜的眉欢眼笑說真排的
好編的尽情二人見官人誇講亦發加倍的
稱能又唱了兩個官人說咱們猜一舉桂姐
挽起袖子露出了雪白的胳膊說咱們就猜
与官人猜了半日西门慶輸了吳銀兒也挽
了袖子代着两个响鑼說我替爹猜一舉才
一伸手就輸了官人說喝住罢銀兒說我替

爹指还是爹喝官人无奈喝了一中又搨了
一会官人贏了一拳列輸了五拳又叫二人
多灌了几中任有八分二人又撒妓撒痴百
般还奉西门度鎖不住心猿意馬拗納不住
将二人代列屋中剃了个精光三人上了床
拿出行院的本事異樣雕鑽翻江撻海狂了
个本利还家二人要把官人買住做出輕狂
厚浪奇巧的賸情把官人哄的心痒难撓正
纏了半夜樂極情濃雲行雨施三人才睡次
日胡秀来接西门度才起来梳洗已畢騎了

馬回家去了。這日是喬大戶與官人接風請
了吳二。田謝希大常崎節作伴。叫了對子女
戲。請了衆姊妹赴席。看戲。先是西門慶來了。
先是衆姊妹。都是彩衣。福祿壽。珍珠翠。打扮
的花枝招展。代看了環過來。謝希大常崎節
也來了。喬大戶讓至大廳對面。搭了一個大
戲台。大戶娘子迎接衆姊妹。讓到兩廂房堂
簾內坐下。三盞擺了干鮮菓品。上了南北碗
菜。都是一操筵席。把酒來斟。開了大戲。吳二
也來了。說我來遲了。將穿上衣服。叫一個打

藥的拉住了他配的是眼藥就換了許多工
夫我才來了衆人滾坐看戲飲酒頭出唱的
是大佛陞殿都是金臉新行頭甚實熱鬧帽
兒唱完美姐三元下了臺請衆人点戲官人
点了一出打撲耍大戶陪了一出踢氣球吳
二旧点了一出送灯謝希大常時說說咱們
点一塊熱上熱上的胃子叫他們唱鳳儀亭
又吉祥又熱鬧好不好官人說報好上了笏
板就唱这个所上点畢美姐三元又列兩廂
里請衆位娘子点戲春娘說我們人多也点

一塊盤孫洞的胄子大戶娘子說很好我陪
上一出小戲你們加一出胖姑孝舌堂客点
完二人回後台去了少時按次扮出來果然
角色小戲唱完跪了加官放了賞上了熱吃
点心劑了胄子唱的是呂布戲貂蟬王司徒
巧定連環記十分熱劑又劑了盤孫洞的胄
子唱的是七個蟬工精洗澡孫大聖大戰蜈
蚣精只听的把子乱响須臾唱畢天晚了大
官人吳二田謝希大常崎節都告了辭大戶
娘子留家姊妹列卧房里坐還有申二姐都

大姐两个腌姑兜重新摆了酒说了而回书
天交二鼓官人差人拿灯笼来接家拜妹才
回家去了一宿无话次日是贾守备秋提刑
烤团练烤二官李知县刘学官东道也是各
班大戏正吃了一日酒至晚回家爱上了胡
秀且不列各房将他代列孝堂空房里迎着
酒性闹上门把小倭兜按在床上说你想杀
我了胡秀假意推辞说有春鸿文珮还稀罕
我灰官人那里肯依琮雨尤雪旧情欢会胡
秀半推半就狂了个不点乐平雪收雨散官

人回沁去了活不可重叙接連又是把兄弟
治延接風正乱了半個月日往月來不覺騰
盡春回過了早又到了元宵佳节西门慶在
院裏樓閣徑消樓上挂了紗灯宮灯春娘藍
姐屏姐黃姐金姐都穿着細毛皮袄縐花皮
裙綉珍珠翠襯着綾襪子鞋三個家樂也是
穿紅挂綠打扮的花枝招展西门慶上坐衆
姊妹下陪上了出籠的熟菜把酒來斟下边
三个美女吹簫歌舞小丫頭在樓下放花炮
天氣和暖開了樓窗往外觀看只見滿街上

遊人如蟻花砲連聲十分熱鬧官人說今年
好豐阜就只大娘不在家不得賞月春娘說
大姐上也在戲了出了月也該接去不然到
像咱們忘了他也不合理官人說你說的是
交了二月就差人接去也賄上孝哥媳婦好
放心正說着了環拿上元宵來每人吃了一
碗天黑了樓上点起各樣的灯月光也上來
了春娘說喝空酒什嗎趣兒咱們大家投壺
耍子好不好眾姊妹說很好二姐上高興咱
們在地裏鬧柱大家來說罷了環設下壺弄

官人起形衆婦妹按次投起來爭強賭盛要
了多會西門慶贏的多衆人飲了柱杯復又
入坐賞月官人叫三個家樂每人唱了一個
大曲兒又点了几枝昆腔只見灯月交輝真
是良宵美景又飲了一会不覺銅壺滴漏飲
至三更大家方散過了几日西門慶上街門
關印与蜡二官办公事簽押判斷案件正办
了一日事至晚回家將至大門只見來與兒
顛着騾子到門前下了頭口与官人磕頭呈
上回書說好容易才赶進城來險些兒闖了

官人說你列來的快老太監好麼來與兒說
太監老爺狠喜歡說叫爹整着些小事何勞
挂心大遠的又差人來做什麼還當領吃代
了這封書來官人拆書一看與他說的大同
小意不錯外間侄女藍姐好西門慶說你乏
了歇着去罷來與兒答說跟着官人進了大
門見衆娘子去了官人到藍姐房中將書與
他看過藍姐甚喜了環擺上酒二人對飲說
了些家常話又飲了一会天交二鼓上床安
寢不題畢竟淫文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卅四回

吳月娘歸家歡會

龐大姐雙生貴子

詞詩不錄



却說光陰似箭，列了二月初旬，西門慶思想月娘，叫玳安王德，催了頭口，給孝哥雲裡守修，出二封，拿了一百兩銀子，說你們兩日起，身上濟南府接你大娘去，見了你娘，与小大官，說我回來好，大娘起了身，路上須要小心，速去，快來，不得有悞，玳安答應，領了书信，銀兩，与官人，磕了頭，会同王德，收拾行囊，上濟

南府去了不題再說袁碧蓮自從進福跟了
月娘去沒官人又不在家每日茶飯懶食如
失了魂的一樣見官人回來才把眉頭展放
每見夫人与官人眉來眼去这一日正在自
己房中整就見官人蓦地走來不覺洩心歡
喜忙向前一把拉住說爹想殺我了把官人
嚇了一跳見是碧蓮不覺眉歡眼笑說我兜
你想我了麼怎麼到不想進福兜碧蓮說一
輩子不見他也不想誰像爹去了兩個月小
媳婦爲你險些病恹恹往人這樣說上着眼

圈兜都红了西门庆一見那里受得把妇人
拉列屋中抱在怀内与他揉眼洗泪你不要
委屈我与你整治病那日就好了慌着闹上
门二人才上竹床挂子就醒了碧蓮拍了半
日白不睡无奈给他奶吃官人等不的吃着
奶猫在一傍撒剂衣衫带雨尤雲巫山重会
韩人扭身还奉急的香汗津上正是

十年久旱逢甘雨
万里他乡遇故知
和尚洞房花烛夜
老生金榜挂名时

雲雨已畢正在难割难捨之间只听窗外有

人行走官人忙換了衣服走出房來見是王
六兒的女兒石頭兒過去才把心放下大搖
大擺往書房裏來進了書房春鴻迎了茶官
人說有人來忘有文珮說別去別人只有永
福寺的和尚迎了个善會帖請爹三月三日
拈香看戲官人說又打秋風來了臨期看空
兒坐了一会玉香請官人吃酒西門慶來到
春娘樓上楚云擺了酒三人共飲春娘說我
請你不為別事只因這肚子太大了也須備
下色襖戒子毛衫小襖被褥才好風火事防

湊手不及官人說這有何難昨日告祈如意
兜叫他備辦就是了又飲了一回西門慶困
了撤去了殘席三人上床安息不必細說到
了次日是常峙節的生日官人備了一分禮
差劉色送去叫胡秀備上馬衣冠齊楚做生
日去了這里春鴻見官人不在家玳安王徑
都上了濟南府乃便跪列春娘樓上眼淚汪
汪說急殺我了咱們正在高興偏上的爹回
家來弄的像棒打鴛鴦一但失散說着泪流
滿面春娘也去了垂意忙用手帕与他抹眼

淚說你着什麼急怎麼就見不着了叫楚姐
別茶與他喝襯爹不在家咱們叙上心田春
鴻才定了神坐下楚云拿了茶接着脖子給
他喝說哥兒別哭了瞅着媽上罷春鴻也哭
了說二娘聽見了应小楚兒亦兒好了他說
他是我媽不知几時嫁了我爹也說的出口
來楚云趕着打春鴻抱住春梅說娘快救我
把春娘也涮胡塗了說楚云你敢來看他嚇
了我的肚子擺擺罷于是玉香擺上徑一個
撲盒三人坐下楚云斟了中一盞一口的消

飲叙起多日的離情不由的長吁短嘆春娘
说你不用着急你爹常不在家丟事你只管
來有什麼說不了的春鴻說爹不在家是怎
生快樂如今又是一個天下那楚兜做不着
了說着連聲嘆氣三人飲了一会徑入歡腸
不覺的都忘了叫楚云唱了兩枝昆腔自己
又唱了兩個南曲兜與春娘所唱的樂了徑
至半酣拉着春娘楚云說爹來早呢我告訴
你們一句話拉到屋內不容分說上了牙床
如魚似水纏成一處三塊外國兜錦帳中百

樣的溫柔直狂至日西時候春娘說看他來
你去罷春鴻難解難分又怕官人來無奈撒
手下樓去了光陰猶速不覺又是一個月的
光景這日西門慶在金室樓上坐着遠工的
見兩匹馬蹏了來不多時到了門首原來是
進福進祿官人叫珍珠兒快遞出去想必是
大娘來了珍珠兒答應將下了樓果然是袁
家兄弟問了好說大娘來了左進福說來了
早晚就到珍珠兒蹏上樓來說不錯真是大
娘來了官人說既如此快到邊告新裏位

娘办下接風酒預備迎接了环答应往溪边
去了西门度下了楼進福進禄噓了頭問了
脩細列士房等候遲了半日不見來官人步
出大門往外盼望不多時月娘列來坐着歇
轎小玉天香也是歇轎狀安打着頂馬王徑
代着驃夫驃子在溪一齊下了馬月娘下了
歇轎扶着小玉天香進了大門見了官人道
了茶福衆姊妹在儀門接見月娘拉着春娘
說妹儿们都好我不在家你可多糟了心了
春梅等又与月娘道了喜月娘說還有喜呢

進去再說家僕婦丫環與月娘噙了頭進入
里面來列上房大家坐下官人忙問你才說
還有什麼喜月娘說我定了日子要回來忽
茲本城接民州同死了報了省樓台委了候
補知縣署歷城署着小大官署了接民州同
你道怎不是喜官人說有這等事真是喜出
望外又說起路途辛苦春光明媚怎的孝哥
與媳婦不叫來怎的親家再四的苦留怎的
我整著家內無人怎的他們才瘦了口一上
說與家婦婦听了春娘說大姐上也太不放

心家中有我們這些人有什么事多住几个
月何妨与他们小夫妻也好怎能捨得说着
丫环摆上径上了南北碗菜家姊妹与月娘
斟了中大家坐下月娘叫小玉叫袁家哥兜
个把那要紧的两个箱子搭进来小玉传出
不多时箱子搭到月娘叫打剂一分一分的
都拿出来二人各开剂了箱子都是剂箱的
号鞋襪手帕汗巾金銀首飾尺形袖袋之
類共是五分外有一分是给小二姐的每位
娘一分按次交代了月娘说这是媳婦叫代

来的说不能亲来嗑珍些微荐礼望眾位娘
笑纳还有一分是与小二姐耍戏的春娘道
途長路遠又生受媳婦太多礼了叫大姐上
心我們这里謝了说罢叫衆了環收起又
斟上酒开怀暢飲正飲中闻吳二姐来了拉
地一揖说他們姐兒倆明日来聘将入了坐
喬大尹差人问候韓主管来與兒也来叩安
都回付了官人说今日酒堂歡樂不可草率
了叫三个美女每人敬大娘一枝昆腔我們
下还楚云秋挂珍珠兒答应吹弹起来各唱

一枝外边玳安王徑進福進祿与眾位娘行
了見面礼收進了行李打發了驛夫小玉天
香收了月娘的什物箱子上房里挂上灯舖
墊三畢这才來巡徑月娘說徑教了咱們吃
飯罷上了羹湯点心吃了飯丫环遞上茶來
月娘說你們坐着我還去燒香呢把我都淘
暈了也到屋里躺上于是先到祠堂行了礼
又到佛堂拈了香眾姊妹陪到上房官人也
跟過來大家坐下月娘說几个月不在家你
們列清靜春娘說把我累坏了正瘦了俗言

当家才知柴米贵的话实在不错那个想不到使不的说姐七歌七罢我们看七屋子去言罢各自归房去了天晚了点上灯官人叫小玉又摆了汪夫妻共欵说了些日久離情路途風雨月娘不勝汪力倦眼朦朧官人说你乏了歇了罢天香鋪了床二人安寢小玉放下帳幔代上隔扇回房去了次日西门慶月娘早起梳洗已畢家捧捧与月娘问了起居大家坐下小玉天香递了茶沂说西门孝之事月娘说好一座衙门城池也大街市狼

熱劑雲小姐過了門像個官娘子賠的两个
侍女如水葱兒一般又聰明又伶俐正說着
只見春娘嘔肚子疼坐不住扶着楚云回房
去了藍姐荒了手脚說大姐上快請姥上罢
二娘別是要養了月娘說我打量还早呢怎
应就臨月了待我看上便知說着來到春梅
樓上見他疼的尙床打滾月娘說不錯請人
去罢西門慶也來了急叫玳安先請蔡姥上
一面請狂醫官快來家姊妹也來了七嘴八
舌乱成一窩春娘疼的哭屏姐与他揉肚子

不多時蔡姥上來了與衆娘子道了萬福月
娘說你看上我們二娘是要養了不是蔡姥
姥說我一看便知于是進了內室見衆丫環
圍着春娘疼的更緊了姥上上前掀起衣衫
用手一摸強虧我來的早少時就暖了用手
拉下褲腳露出兩條雪白的細腿春娘說快
蓋上這是什嗎樣兜姥上笑說這可怕不的
入月娘說要怕人別偷嘴吃甌的春娘倚着
肩強笑說我也豁出去了由着你們擺弄罷
姥上說預備了小兒的毛衫被褥吳有藍姐

說都有了草紙定心湯都備用下了說着任
醫官到來官人請入里面看了脈醫官說吾
觀二夫人之脈不像單胎若是雙生得好生
調養咱們是道家我是知道的二夫人曰然
年長這還是頭胎交骨要緊若崩遲了大有
妨得先用劑骨散一服車行五里見效千萬
要安穩不可早坐草違生篇說的好一日睡
二日悲痛三日慢臨盆再要先備下人參湯
預備下韭菜醋防着氣虛血暈鷄子煮的老
老的黑白糖代茶不可吃涼的干菜避風說

罢告辞去了官人送了回来往炕上说将才
醫官说了脉上像是双胎堵上留神才好蔡
婆说我也看出来若果是单胎早养了老爹
放心老婆子狂多了官人叫服了调骨散春
娘睡了片刻只見又一阵疼連声喊叫呼天
喚地哭声不止蔡婆说是胎候了忙叫王六
兜抱住腰如意兜帮扶着坐了草春娘又疼
了一阵蔡婆叫扶住了摸了摸说还是些又
等了等只听说疼殺我了抓拉一声產了一
個雪白的娃子衣色随着下来蔡婆说别鬆

手还有呢王六儿与如意兜扶住坐了片时
春娘的肚子又一阵疼蔡婆说别理他承熟
自落少时只听春娘说我的腰要折了姪儿
上前才一伸手拉拉一声又养了一个白胖
的婴儿衣包也下来了把官人喜的拍手打
堂蓝担说还有罢姪儿说没有了了一胎两个
男娃子世上少有还要多少家姊妹都喜欢
惟有金宝心中不乐蔡婆先进了定心汤扶
着坐了片时神气定了这里蔡婆收拾了婴
兜说一分被褥罢了了一件毛衫给谁穿月娘

说我也胡塗了叫碧蓮快取你们的毛衫来
碧蓮说旧了还去洗呢月娘说旧的才好若
不是他有就要短了碧蓮答应跑了去取了
来色裹停妥只見春娘将闭眼又闭上了官
人说二娘太傷了神了把人参湯服此就好
了楚云灌了几匙少時春娘心神補起睁开
眼问说养了个什嗎蔡婆说二娘养千之喜
这不是养的一对双生都是小官人才色起
来春娘往床上一看果見两个娃儿说真是
男娃子应蔡婆说婆子怎敢说慌春娘喜出

望外不由的精神百倍蔡婆說奶上可別忘
了我婆子要大上的討賞呢說罷洗邊洗手
去了月娘說這兩個孩兒是天賜的還得個
好奶子才好碧蓮忙跪下說娘若放心小媳
婦情願看兩個哥兒官人大喜說你既願意
就着你看着罷一面擺了香案謝了天地又
到祖先堂佛堂燒了香謝家與官人道了喜
衆僕掃了環墜了喜紗月娘叫碧蓮自此搬
進來看哥兒又囑咐楚云玉香分派已畢代
着衆姊妹回房去了官人也回書房歇息有

喬大戶吳二田謝希大常崎節貢弟付孫天
化祝實念白賚光都來道喜官人在書房待
茶都說天賜的獲喜臨門少時大戶娘子應
二娘子大矜子二矜子薛姑子王姑子也來
了齊列春娘樓上月娘家姊妹都來陪坐看
見兩個銀娃上愛如珍寶薛姑子道二娘才
是有福的真是齋斯好慶大戶娘子道我們
不白道喜還要尋你的喜菓兒唬說我們不
可以坐三日再來大矜子二矜子說我們不
去了省的又來大戶娘子與應二娘子兩個

姑子告辞眾人送至儀門大幹子二幹子同
月娘家姊妹穿過大廳回房去了这一来畢
竟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卅五回

喬大尹二次解相 馮金寶含酸澆醋

荒言莫叙

話說春梅一胎養了雙生清河縣遠近皆知
去不彀講列了三天官人叫在燕喜堂擺筵
叫了四个唱的与四个家樂官客一齊列來
都有礼物西門慶安了席把筵來斟下面是

李桂姐吳銀兒董驕兒韓金釧琵琶三弦
唱起來堂客在春娘樓上擺酒蒸饅上來了
衆親眷姊妹都來添盃洗了三色果起來官
人給了一疋大红緞子五兩銀子衆女客都
有賞賜把个收生婆樂的眉歡眼笑與衆人
人道了茶福這才入坐月娘斟了盃酒堂歡
慶四个家樂都打扮的齊上整上樓上擗上
吹簫歌舞十分幽雅閻家都吃喜麩笑不歡
喜正吃了一日法官客先散了堂客吃了飯
又列月娘房中叫四个唱的唱至二更方散

次日西門慶清早起來說吸呼忘了事今日
是蟠菴會永福寺清我赴善會還得去呢叫
玳安胡秀脩了馬冠帶齊整往廟中看戲去
了話分兩路單表喬大戶有一妻三妾大戶
娘子只生了一個女兒許配與官哥因官哥
只活了三歲將女兒養到十歲與本府洪員
外結了親十七歲出了嫁了去歲臘月二房
娘子養了一個女兒今歲正月四房娘子也
養了一個女兒都才兩三個月這日喬大戶
也往永福寺出善會不約而同正遇西門慶

在那里二人坐在一處飲酒看戲才听了三
出只見喬通跪了來說爹回去罷大娘要分
燒了喬大戶忙告辞官人說去所見怎应就
要界了大戶道昨日親家的喜事原不叫他
去他說才七個月怕什应谁知今日就要养
了官人說也是有的或者是揣胎心未可知
悄上再來喬大戶告辞去了忙到家中已是
分娩了还是个男娃子比足月的还壮把大
戶喜了个事不有餘正乱着西门慶来了大
戶讓至书房毓秀递了茶上罢官人說等了

半日不見去是我放心不下特來問候尊夫
人分挽了还是不是喬大戶陪笑說得了一
個小兜官人道了喜說親家可有了靠了大
戶道我告祈一件奇事自那年李鉄嘴到我
家看相因題起去兜子的話他哈上大笑說
這有何難他拾了我一付對聯說是吕純陽
留下的說道五更風信杏花實二月春深燕
子巢兩句話叫拿宗字写了虔誠焚香挂在
卧房自然生子我就從其言如法挂了先是
二房生了一個女兜後是四房又生了一個

女兒親家是知道的今日拙荆又生了这个
男娃子你说信不信官人说也是親家虔心
所感才有这連生貴子之喜大戶說今日說
到這里我有一句話不知是不是官人说有
什麼話清講大戶道預先原咱們結了親美
中不足如今你得了——對双生我又添了兩
個女兒一個大一個月一個大兩個月我想
着天緣湊巧何不你我仍續上親豈不有趣
西門慶也樂了連說好——這是天賜的等我
回家与他二娘商議咱們就做了罷喬大戶

也喜欢了叫毓秀摆送官人说另日接罢你
也忙我还商量亲事去呢说罢辞了大尹来
到家中一直到春娘楼上见了春梅将前话
话说了一遍春娘也狠愿意说自幼连姐夫
亲相就做了罢官人说等你满了月大家商
量要当他家办百禄兜你们都去就势兜放
了定就完了说着楚云摆了三人对饮又
说了些散话点上灯官人说你歇着罢我要
睡个早觉兜于是走出外间屋内暗上与碧
莲睡了过去袁碧莲自没当了奶子白日里看

两个哥兜晚夕陪着官人睡两个人打的如同火熬透了十二天春娘渐上的硬朗了这日与官人闲谈说这两个孩子出长了也该起个名字官人说现成那日在玩花楼两个鹊雀报喜果然一胎生了两个孩兜一个就叫他喜哥一个就叫他乐哥好不好春娘大喜说两个名字就这应叫罢于是都称为喜哥乐哥不在话下列了三月廿五日是春娘的满月官人在聚景堂摆酒叫了对子女戏堂客在翡翠轩备席顶扮了四个家乐有

喬大尹吳二旧謝希大常時節資弟付孫寡
嘴祝麻子白齋光都有礼物还有任醫官吳
道官韓主管和尚道堅也來作消月西門慶
讓至聚景堂入了坐堂客列了是大妗子二
妗子代着鄭三姐段大姐應二娘子薛姑子
王姑子李桂姐吳銀兒蔡媽上家姊妹都打
扮着出來迎接各獻了礼物都是八仙寿星
鈴當鎖子之類还有各衙門差人送的燒豬
燒鴨正鸡正鴨各色包子饅首摆了几桌月
娘安了席把酒來斟開了大戲唱了三出帽

兜点了襟拘跪了加官放了赏又有碎殿黄
庄薛刘二相送礼贺喜官人都回帖致谢了
这里闹了胄子上了割刃点心吃着领着戏
翡翠轩也是一摆筵席四个家乐与生日帮
场接唱只听的锣鼓丝弦好不热闹家堂客
齐声喝采笑语喧嘩正吃了一日淫至晚才
唱完了然了台春娘与家亲眷道了谢官客
先散了家堂客来看淘月的婴儿兜一齐上了
楼碧莲抱着喜哥玉香抱着乐哥大家看了
一回按次坐下大矜子道家位看军成赶的

这娃子都会笑了二爷子说姐上说的不错
这一个比哥上还詭頭都会吃手了眾人喜
之不尽丫环上了茶又坐了一会大家告辞
回家去了不言衆姊妹也各自回房单说冯
金宝来到自己楼上清心的不快活与珍珠
兜强道你看老天不公道咱们百計千方連
个女兜不能养你看他二娘不知什应时候
合了把三搗兩搗就代上了养个娃子我也
不恼怎应偏生了一对雙生豈有此理珍珠
兜说我也是看拉不上想是爹才起来谁又

補了一個金寶說這也罷了才養了几天就
商量要結什嗎親保的住住活定了可巧就
有兩個孽種他們就鬧反了氣殺我也藍如
玉不是樣子白是個了頭還疼的像鳳凰蛋
如今又有了這兩個犍子還不當祖宗养活
店你我熬什店聽着下巴過黑明日楚云也
美定了你看他不像浪六鬼每日變着法打
扮不知要怎店哄你爹那行貨子認假不認
真若哄着了他是個才鬧花兒的了頭還愁
弄不出唾沫且來說着哭起來鬧言大罵你

珠兒說不妨事咱們想個方法換虎出洞把
爹攆過來咱們也養個雙生爭口氣金寶說
傻丫頭還襯什麼你看楚云小娼掃帚頭還
算不了什麼二屋里的三十歲的人還浪出
水來他們又是從小兒的陳賬咱們騎着馬
也趕不上還從什麼任命罷了越說越惱一
頭躺在床上賭氣癢了刺了次日月娘自回
家未能歇息又聞知金寶妯娌不和暗中爭
論几次看不上又難解勸日夜憂思釀成一
個肝氣病連日辦理喜事尚還未竟這日吃

了飯睡了一竟忽覺心里疼而肋發脹就不
好了叫小玉揉撒心口揉肚子越發疼的狠
了只疼的消床摺解咬聲不止眾姊妹都來
了七嘴八舌亂成一處說昨日还好亡的今
日就病的這樣金寶說人吃五穀雜糧那里
保的住不生病好運不善交丕極恭來春娘
聽了一眼才不說了只見月娘畧疼的好些
說你仍不用害怕把刘婆子叫了來暗上我
就好了春娘忙着人叫刘婆子去不多時他
就來了進門先燒香看了看說大娘是撞克

了拾了一道符一色面子藥用涼水吃了少
時疼的更緊抱着心四肢冰涼小玉荒了告
祈官人西門慶聽來一看心下着忙那叫玳
安請任醫官去着工大娘怎忘了玳安答症
去了這里月娘出起汗來只是窩冷官人也
去了主意連声嘆氣正在着急大夫來了官
人說快請進來迤至房門醫官進了上房與
官人見了禮說着那一位官人說我家大娘
不知怎應了求老兄看工醫官進了內室診
了脈洵了起甚大夫說大娘是六鬱傷肝肺

受風寒則澆不通名寒火肝氣痛此症必須
急治不然日久傳經就作了根子担不起必
須五積散再加平肝順氣的藥方能見効若
看錯了非同小可官人也楞了說求老兄救
他才好醫官說不妨休氣有餘就只費手李
生去不尽力開了方子後吃了藥明日再看
言罷告辭去了這里玳安打了菊小玉美好
打發月娘吃了睡了一晝晷見好此次日醫
官來了診了脉改了方子又吃了兩劑遂解
了肌止了疼只是飲食不進四肢無力衆婦

林說還得吃藥人是鉄飯是鋼不吃東西着
什馮調養是法一連又服了兩劑香砂平胃
散才暫止的見了效胃口大開一日好似一
日正病了一个月用心調養才大好了西門
慶親身謝了醫官送了八疋大緞一對元寶
才平安去事日往月來不尙過了两个月这
日喬大戶家办百禄月娘也大好了衆姊妹
都打扮的齊正整正搥正搥正綸了八隻羊
八蹄正十足大緞十足錦緞还有小金釧八
吉祥廟簪珍珠寶石櫻絡項圈之類代了侍

女子環也是衫衣衫裙列喬大戶家作百祿
代放插帶大戶娘子還接道了坐受讓至大
所上撰徑早脩下名班大戲只听的锣鼓喧
天鼓樂齊鳴上了南北碗菜把徑來斟酒了
大戲先唱帽兒小戲洞堂歡慶飲酒中
劉月娘春娘說我們一事而發當親家老爺
評的親插帶了罷大戶娘子道我們也謙妥
了既是眾姑娘們不棄樣親上結親祥瑞去
比就賞了罷春娘大喜說把我們媳婦抱出
來大家看上大戶娘子說這是自然忙叫奶

子一人拖着一个来到席前月娘拖了大的
春娘拖了小的仔仔细细观看总是小兜都穿着
扎脚的衣裳代着孩兜髮都是面白如玉口
似塗硃而双眼如一汪秋水四隻手似出土
葱枝好两个女娃子把春娘爱的动不的忙
叫楚雲遮了如意又与小娃子各代了四个
小金镯说大的是喜哥的小媳小的是乐哥
的媳梯是我们的人了过了十岁再嗑的太
户娘子大喜说好是好就只太便宜了二娘
养大了还归我给我们领钱说的轟堂大笑

奶子抱了小娃子去大户娘子与春娘换了
中全了结亲之礼大家敬酒看戏正饮中闻
喬通说西门老爹来了大户忙整衣出迎西
门虔说今日是女眷的事務必要我做什么
大户说总是如此怎应亲家别不来呢咱们
不是外人不可上怪套子说罢滚至里面衆
姊妹都跔起来与官人道了喜西门虔与大
户娘子也道了喜又与喬大户对长揖廊下
東西原设两席東边讓官人坐了西边是大
户親族陪坐喬大户斟了酒上了席面小旦

下了台官人与堂客点了戏按次唱起来大
户不许跳加官包了常例了甯子上了羹湯
点心吃了敝官人告辞先回去了衆姊妹又
到大户娘子卧房与女桂子頑耍一会看了
百禄小兜豈不是月比是月的还壮了環遊
了茶大家坐下才要点灯月娘说天晚了我
们回去罢大户娘子说至再三春娘说这还
怕不来应说罢月娘代领姊妹了環回家去
了一宿晚景不題到了次日西门庆忘事在
书房浏览闷的了不的叫春鸿文珮二人拿

了氣球踢了一回十分丰采題起與來叫文
珮叫了四个大了頭來也踢氣球小玉楚云
答应挽起袖子拽起衣襟露出紅柔汗巾配
着丁香小脚兜踢了一回次是秋挂珍珠兜
也挽了袖子拽了衣襟代着黃澄澄的响錫
上色膝褲踢將起來如萬花飛舞早有小了
頭板与象舛妹春娘藍姐屏姐黃姐都來了
惟有月娘金寶吳來春娘說你們好樂就不
叫我們声怪行賢子出着什麼主意我們偏
來撿你看你怎麼着官人也笑了說小油嘴

单管胡说我坐的闷的狠叫他们要子解闷
有什么事春娘说既矣事咱们大家要上我
出个主意点着名兜叫他们拿着对踢官人
说狠好先叫春鸿与楚云踢二人答应踢了
一回果然好看春娘说我也要点一对叫秋
桂与文珮踢二人答应踢了一回也甚可观
官人说又该谁了小玉珍珠兜说我们二人
踢罢蓝姐说小脚兜对小脚兜才好呢二人
答应也踢了一回珍珠兜滑倒了蹬闹了汗
巾哎呀吊了膝裤把众人都笑滩了官人说

既來之則安之你們既說小脚兒好我要你
們里點一對二娘有孩子三娘不會踢望
着屏姐黃姐說我要叫你們踢一回可使得
應二人說有什麼使不得的大家湊趣兒才
熱鬧言罷二人拽起衣裙天氣炎熱都穿着
漏紗膝褲五色香絡縐花子鞋踢將起來只
听的响錫叮咚如蝴蝶一般神出鬼入遍地
金蓮風也不透雨也不漏官人連聲喝采把
春娘藍姐都看呆了藍姐說不知四娘五娘
有這段武藝昨日教給我也学着踢二人踢

了半日把氣球踢上天去用手接住才不踢
了官人叫人摆酒与娘们道乏了环拿了一
個攢盒五个人在出房道敘話至半酣春娘
叫春鸿文珮拿琵琶来说相公们别竟認作
爹今日要劳动劳动二位唱几个曲兒听上
春鸿暗笑说二娘又犯了醋了忙答道娘们
赏臉敢不尽心于是二人唱了几摺比尋常
声响神足官人也樂了换了大杯又敬了一
会五个人只吃的前仰後合大醉而歸不題
这一来畢竟又当如何且看下部分

